

“花名”种种

采 诗

缘起

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,我国出版了许多姓名学研究专著,本人收集到的已有数十本,内中均未讨论或提及“花名”,再查《辞源》而未遇,便引起了我的注意。

《汉语大辞典》第九卷有“花名”词条,是这样解释的:

旧指娼妓在妓院中使用的化名。[元]宋无《直沽》诗:“细问花名何处出,扬州十里小红楼。”曹禺《日出》第三幕:“在左边小门上悬一个镜框,嵌着‘花翠喜’三个字,那大概是这个屋子的姑娘的花名。”沙汀《一个秋天晚上》:“花名叫筱桂芬,这天上午才初次到镇上来,而她立刻碰上了好运气。”

张联芳主编的《中国人的姓名》一书,其中有李锡厚撰写的关于汉族人名一章,且有专论《女人的姓名》,

请看:

封建时代的女子,在家从父,出嫁从夫,没有任何独立的地位。那时,女人也不能做官,所以城市里的女子若想在社会上自立更是不可能的。秦有巴寡妇清,其家因采掘丹砂积累了无数财富。这位寡妇“能守其业,用财自卫”,看来她并未继续经营,只是个“守财奴”而已。这就是说,女人经商亦基本上不可能。那时她们可以谋取生活出路的唯一手段,大概就是当妓女。因此可以说,妓女是封建时代中仅有的自立于社会的女性,所以她们都有名字。(张联芳主编:《中国人的名字》,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,1992年版)

这大概是20世纪90年代少有的花名研究成果之一吧。何以如此?大概有三个原因:

1. 当时有关姓名学研究的成果

较少，而娼妓之名、优伶之名、奴婢之名的研究几乎是空白。

2. 中国娼妓史的研究，成果较少。

3. 娼妓本身，亦有三六九等，能留名于史者，仅为少数名妓，亦难登经、史、子、集。若追索名姓，仅能从野史笔记、杂书及个别文集中下手，进一步研究较为难办。

何谓花名

花名，的确是娼妓的假名，其本名或真名是非常忌讳他人知道的。因此，史书上能留下的娼妓本名，一般较少见到。余读《花随人圣庵摭忆》始知赛金花原名傅彩云。另，清妓陆兰芬，为苏州赵氏女，本名胡月娥。花名中的姓，一般不用原姓，乃另取之姓。清妓王宝珠，钱塘人，幼为父母鬻于江宁王姓家而得王氏。清妓陆兰英，从养母秦淮名妓陆二之氏。《清稗类钞·娼妓类》云：“业此之鸨，所蓄钱树子，悉为其假女，姓名皆伪托。”

花名是由谁来命名的呢？首先是鸨母。清妓吴蕤香，晚年蓄二雏，命名曰静兰、小香。清妓徐瑞卿，蓄雏妓二，年仅十二三，教之歌，既成，名之曰“自鸣钟”、“八音琴”。其次是主人。乔复生、王再来是李笠翁所蓄家妓，乃由主人取花名。再次是客人。马如兰少未有名，袁子才（袁枚）过吴门，乃为之名，其诗“如兰二字付卿卿”者即是。最后是自己。柳如是的许多花名，都是自己的精心之作。

娼妓从良或嫁人便改姓名，故不再用其花名。一般可恢复本姓，但不宜恢复本名而另更名。有的名妓，甚至常常更换花名。《天妃因缘记》云：光绪年间，沪妓金菊仙，既嫁，复彭氏，更名嫣。另，清沪名妓胡宝玉，本姓潘，其为妓时初名林黛玉，胡宝玉乃嫁人之后复为妓而再取之花名。赛金花，在上海时用花名曹梦兰，至天津始用赛金花。

名妓，不但有花名，还有字、别号、室名（或曰班名。京师指妓馆曰小班。小班之名起于光绪中叶，以别于外城剧团名某班者）。这些复杂的称谓，统统皆可称为花名。试以清代妓女为例：赵姿，字小如；王小苻，字倚红；大文宝，字韵珊；黄云仙，号七姑娘；沪妓林秀珠，号阿弥陀佛；张纯卿，号九花娘。光绪戊子夏季，上海又有花榜，兹录前十名名号：文波楼主姚蓉初，忬素庵主张素云，小广寒宫仙子陆月舫，媚春楼主朱素兰，兰茗馆主吕翠兰，语红楼主王月红，韵珠楼主张善贞，降跗仙馆主林黛玉，湘春馆主胡月娥，兰语楼主李秀贞。

花名命名特征

1. 常有一种轻薄、艳俗之态，而迥别于一般的爱称，其狎昵色彩或广告意图皆十分鲜明。

《清稗类钞·娼妓类》云：

沪上地隘人稠，租界屋宇，鳞次栉比。光绪初，大小妓院遂皆集于是……惟无论长三、么

二、野鸡，其门口必有一牌，标题姓名或别号于上。牌以木制之，髹以漆，精者为铜为玻璃，且有书姓名于灯者，寻花问柳之人益易辨认矣。

这里所说的是公娼的情形。

蔡汝正《世界性风俗》云：罗马皇帝克劳鲁斯50岁后才登上王位。他是个有老年痴呆症倾向、优柔寡断又惧内的皇帝，选荡妇“梅莎莉妮”为妻。由于丈夫和情夫都无法满足梅妃的性欲，她竟然在罗马一家妓院公开接客，并在门环上挂出“萝丝姐”的花名。

可见，中外花名之商业广告意图皆然，轻薄媚俗狎昵之义即明。

《北里志》中的唐代妓女杨妙儿、王团儿，《梦粱录》中的宋代妓女金赛兰、潘称心、倪都惜，《青楼梦》中的元代妓女周人爱、赵偏惜，皆属此类。至于张勋所宠扬州妓女小毛子，王克敏所宠八大胡同的小阿凤，辜鸿铭所宠天津的一枝花，袁克文所宠小桃红、雪里青、琴韵楼、小莺莺等，其花名的专业水准一望可知。

2. 以昵称直接命名。

中国命名文化里，昵称仅用于一般的小名，男女皆然。其昵称之小名，也仅限于亲朋好友间的称呼。曹操小名阿瞒，宋武帝刘裕小名寄奴，但皆非一般人可随便称呼的。

娼妓以昵称命以花名，却是人人皆可称呼之，原本要的就是这种亲热劲儿。

中国人取小名的规则中，除以丑

名、贱物名作为小名而易于小孩长育外，其他称小名的规则皆可命以花名：

中国人喜用排行称小名，娼妓便以此命以花名。她们虽忌讳本名显扬，却不忌讳其排行。花名即有：四娘（马守贞）、杜十娘、鲍十一娘、郭三（郭心儿）、金三姐、郭十娘、十姑、康三娘等。

以“小”字称：霍小玉、小倩、小福、小蛮、小凤仙、小林宝珠、金小宝、小苹果、董小宛等。

叠字名：唐安安、关盼盼、沈真真、马琼琼、罗爱爱、丁怜怜、李师师、蒋双双、李心心、陈圆圆等。

以“儿”、“子”、“姐”、“娘”、“奴”等字煞尾：杨闷儿、王团儿、胜儿、金鸾儿、许寿子、红娘子、桂姐、宠姐、楚娘、九花娘、钱保奴等。

3. 以特殊字眼儿命名。

娼妓命名，当然有其偏爱的字眼儿。然而，此一时彼一时，此一地彼一地也。今天，我们已能很准确地揣度当时她们的心境和文化背景。试总结如下：

好以“卿”字（疑为“卿卿”之义）命名：钮爱卿、朱素卿、阿文卿、林婉卿、王竹卿、冯珠卿、吴慧卿等。

好以“仙”字命名：武雅仙、蒋张仙、何雅仙、陆丽仙、小凤仙等。

好以“官”字命名。官人，本指分任官职者，又称人之有官者。其后常人亦冒此称，尔后便称妓为官人。此乃苏州旧俗。苏州、泰州、无锡之妓便有叫周新官、赵某官、李新官、林

爱官、杨兰官的。

明代名妓，而有文采者，往往喜用“隐”字以为名。柳如是又叫柳隐、柳隐雯，黄媛介之“离隐”，张宛仙之“香隐”与扬州名妓之“沈隐”皆属此类，此殆一时之风气也。

《清稗类钞·娼妓类》云：“康熙时，天津杨柳青之妓，以真珠、金钱为尤。此地诸姬以金、玉、珠名者十七八，其俗尚也。”

花名与本名比较案例

试以叠字名对比阐述之。

古人把叠字名又称为双名或重文。女子喜用叠字命名的现象，大概最早始于汉末，翟宣的后母名曰练练，其后有南朝齐名妓苏小小。到了唐代，取叠字名已相当普遍。明人郎瑛《七修类稿》卷二十四“唐双名美人”条云：

元稹妾名莺莺，张佑妾名燕燕，柳将军爱妓名真真，张建封舞妓名盼盼，又善歌之妓曰好好、端端、灼灼、惜惜。钱唐杨氏曰爱爱，武氏曰赛赛，范氏曰燕燕。天宝中贵人妾曰盈盈，大历中才人张红红、薛琼琼。杨虞卿妾英英。

当时，民间此类名字也较多，并非花名占尽风流。如敦煌文书 S514号的女户主有李仙仙、张介介等。

值得注意的倾向是，那些好用叠字名的女子，当时大都是社会地位很低的奴婢或妓女，上流社会的贵夫人则较少运用。《唐语林》有郑举举，《北

里志》有王苏苏、王莲莲、张住住，《云溪友议》有李端端，皆妓也。《梦粱录》记载的宋代妓女，官妓有唐安安，私妓有季惜惜、吕双双、胡怜怜、沈盼盼、普安安、徐双双、能保保等，宋代还有名妓苏小小、李师师。辛弃疾有《浣溪沙·赠子文侍人，名笑笑》，也很清楚。《青楼集》更有元代名妓李心心、于盼盼、于心心、魏道道、赵真真、汪怜怜、顾山山、孙秀秀等。花名如此喜用叠字，以致明清时期的一般女子便很少以叠字命名，大概是鄙视之的原因吧。

徐珂《清稗类钞·姓名类》云：“光、宣间，有主持君主立宪者曰刘少少，名为重文，下流社会恒有之，士以重文名，自刘少少始。”徐珂的确是个留心姓名学的史家，但此话说得绝对了些。据我所知，男子或士早就有用此法命名者，三国时有董袭袭，唐大历四年敦煌县民有张妹妹，元朝末年的河南王叫王保保（蒙古名曰扩廓铁木儿），而明人陶涵中有《男子双名记》一卷，得男子双名者21人。然而，男士用叠字命名，形成一种风气而普及之，的确已是清代后期的事。清朝末期、民国时期乃至今天，一般女子又喜用叠字命名。

由以上分析对比可知，仅从内容上看，花名与本名的区别也不很大，虽然一代有一代之时尚，但是，它俩也是分久必合，合久必分，只有对中国姓名发展史有深入的研究，才能体会出花名也不过是中国人名的一个分支罢了，其命名规则虽有一定特色，

特别是广告色彩甚浓,在张扬个性上较为大胆(非论其行为)其内容方面基本上没有什么创造性,命名文化的内涵较为浅薄(柳如是等极个别者除外),对中国命名文化亦未增添更丰富的内容。因社会地位低下,未显者亦很多。若要深究其命名世界之内容,大概须待更多资料的发掘及“地下文物”之出土矣。

关于花名的研究,几乎是我国姓名学研究领域里未开垦的处女地。然而,我并不同意李锡厚的观点,即“妓女是封建时代中仅有的自立于社会的女性,所以她们都有名字”。孔子母亲颜徵在,齐国无盐邑之女钟离春《汉

书·货殖传》中的“巴寡妇清”,难道皆未自立吗?他们的名字已经相当成熟了。妓女之名号,除极个别外,一般取的都不怎么样,所以,见于拙文的花名,既可当反面教材,也可为民俗学之研究提供一些材料。起码,今天的家长,起名应有所忌讳,不可再犯幼稚的错误。例如,决不可用“黛玉”为千金命名——除了这是《红楼梦》中林妹妹的大名外,在清代它还被袭用为妓女的名号。今天居然还有无文化的所谓歌星,给自己取名叫“万人迷”,这个“万人迷”原本就是妓女好用的名字!

(作者单位:陕西省石油化工学校)

钟山风雨



《钟山风雨》

主办:江苏省政协文史委员会
国内统一刊号:CN32-1623/K
双月刊,大16开,64页。
自办发行。
每期6元,全年36元。

《钟山风雨》2007年第3期要目

- | | | |
|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|
| 史海纵横 | 建国后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首访日本纪实 | 池子华 |
| | 周恩来与抗战初期的五次国共谈判 | 吕 春 |
| | 收回香港:1942年宋美龄外交生涯的“滑铁卢” | 龚应泰 |
| | 钱伟长的姑苏情结 | 沈伟东 |
| 往事追忆 | 我与赵丹的忘年交 | 徐 珣 |
| | 回忆抗战期间我在赣南的见闻 | 沈浩口述 江元舟 郁寿山整理 |
| | 从淞沪撤退到常熟血战 | 王楚英 |
| 人物春秋 | 晚年期盼两岸统一的陈立夫 | 卢立菊 付启元 |
| | 残年有志惜晚晴的李维汉 | 黄禹康 |
| | 储安平:岂独悲剧伴此生 | 肖 舟 |
| | 学者政治家张君勱 | 张家康 |
| 汪伪内幕 | 日伪时期南京的新闻传媒 | 经盛鸿 张瑞娟 |
| 革命足迹 | 长征牺牲的第一位红军师长陈树湘 | 贺吉元 |
| 趣闻轶事 | 董必武避难安庆轮 | 陈志刚 李玉林 |
| | 名旦尚小云结缘南京 | 王一心 |
| | 唐生智三闯鬼门关 | 柯 云 育 欣 |
| 旧都掠影 | 和记洋行 | 纪乃旺 |
| 文化长廊 | 千年风云阳湖拳 | 吴志泉口述 池银合 钱月航整理 |
| | 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秦淮灯彩 | 孙 峰 |

地址:南京市北京西路68-1号 邮编:210024 电话:(025)83393648 83275969(传真) 电子信箱:zsfy@hotmail.com